



拾玖

全明詞訂補之重要性——以三陸父子爲例

文 /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林玫儀

林玫儀

林玫儀（1948～），廣東澄海人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，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、博士。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、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兼任教授。研究領域為詩詞曲學、敦煌學及古典文學批評。近年致力於詞學文獻之蒐集與整理，並積極利用電腦科技輔助詞學研究。著有《敦煌曲研究》、《敦煌曲子詞斟證初編》、《晚清詞論研究》、《詞學考證》、《詞學新詮》、《南山佳氣——陶淵明詩文選》、《少年讀唐詩》（合撰）、《新譯元曲三百首》（合撰），編有《詞學論著總目》、《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——見存書目》（合編）等。

曾執行之國科會專題計畫，計有「詞律、詞譜比較研究」、「宋詞詞調研究」、「詩話詞話資料庫：歷代詞集序跋」、「清余一顰詞集之輯綴與研究」、「清初詞籍評點研究——以王士禛為首之詞人群為中心」、「全明詞訂補」等，目前正在執行者，為「明清詞集版本研究」計畫。



摘要

繼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與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之後，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《全明詞》六冊。該書之印行，對詞學研究，意義極為重大。一來使唐、五代、宋、金、元與清初之間的詞學文本得以連貫，二來可對處於弱勢的明詞研究產生促進作用。唯是此書問題極多，必須一一予以訂補釐清。

綜計此書不完美處，約有九點：「採錄未廣」、「抉擇不精」、「斷代未嚴」、「衍收詞家」、「同詞複收」、「詞作互見」、「版本不實」、「標注有誤」、「小傳過簡」。個人「全明詞訂補」專題計畫即就上述各點，對《全明詞》加以校訂。本文取其中所收三陸詞作為例進行探討，分別對其作者張冠李戴、衍收詞人、跳頁錯接、重收、漏收，乃至於標韻、訂律

及文字之舛誤等各項問題，逐一提出檢討，以說明全面訂補《全明詞》之重要性。

關鍵詞：詞、詞籍、全明詞、明代文學、古籍整理、陸嘉淑、陸宏定、陸鈺

前 言

繼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與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（下文簡稱《順康卷》）之後，北京中華書局於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《全明詞》六冊。由於該書之印行，唐、五代至清初之詞學全編性文本終於得以連貫；向來乏人問津的明詞研究，亦從而得以提振。對於詞學研究來說，可謂意義極為重大。

根據《全明詞》〈出版說明〉，早在一九八二年，中國「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」即將《全明詞》之編纂列入「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」（1982～1990年）。由於饒宗頤教授多年前即已著手編纂《全明詞》，因此主事者於一九八二年九月正式約請饒教授主持《全明詞》編纂工作，至一九八三年上半年，饒教授輯成《全明詞》初稿，得詞家九百餘人，交付中華書局。同年七月，古籍小組又委託張璋先生組成「全明詞編纂組」，在饒教授初稿之基礎上續作訂補。至一九八八年，張先生將全稿交付中華書局，其後又經過多次修訂，至二〇〇三年底，始行定稿，共得詞人一千三百九十餘人，詞作約二萬首¹，全書六冊，於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。根據上述編纂過程，中華書局將此書編者題為「饒宗頤初纂，張璋總纂」，蓋得其實。

然而，此書編纂工作雖歷經二十年，中華書局編輯部亦曾「對全稿進行了認真細緻的審閱編輯工作」²，但是綜觀全書，問題尚多，亟須全面校訂。關於此書不完美之處，筆者曾撰〈全明詞訂補舉隅〉一文，歸納為九點：

（一）採錄未廣：此書重視各種詞作選本，卻忽略許多現存明人遺集，故可補苴者尚多。

¹ 此據該書〈出版說明〉，見頁1。經筆者實地查核，共收詞人1395人，詞作19368首。

² 同前注。

(二)抉擇不精：對收錄各書之版本良窳未加揀擇，致漏失或誤收資料之情形屢見不鮮。如《全明詞》據趙尊嶽《惜陰堂彙刻明詞》本《支機集》收錄蔣平階、周積賢、沈億年三家詞作，趙氏所據者為一殘缺且經後人妄補之底本，致文本多有舛誤；且因趙書刪去校閱者名氏，蔣氏師徒及家人間關係不明，致《全明詞》誤將一人當作二人。實則上海圖書館即藏有完帙本《支機集》，凡趙本殘泐處，皆完整無缺。

(三)斷代未嚴：作家之時代本難畫分，一般多根據其人主要活動年代，配合個人志節而區分。何人該收錄，其選錄標準如何，固可商榷，然一旦確立，則宜嚴守，不能任意取捨。由《全明詞》收錄作家觀之，顯然未能遵守自定之標準。

(四)衍收詞家：同一作者因其一稱名、一稱字，或一稱姓名、一稱某氏，遂誤為二或三人而重複收錄。似此考辨未嚴之例，所在多有。

(五)同詞複收：同一闕詞因使用詞牌別名，致誤為二首而重複收入同一作者名下之例，亦頗不乏見。

(六)詞作互見：同一首詞收在二家名下，此即所謂「互見」。《全明詞》對互見之作，既未考定作者歸屬，亦未予注明，有失嚴謹。

(七)版本不實：「引用及參考書目」中所列，往往只是指出此書「有」何版本，而非交代《全明詞》「用」何版本。且其中甚多《四庫全書》未收者，亦謂根據《四庫全書》，實為嚴重缺失。

(八)標注有誤：《全明詞》援《全宋詞》之例，於詞作斷句處用「，」號，協韻處用「。」號。唯因標注不嚴，往往有漏標或多標之處。

(九)小傳過簡：《全明詞》之小傳部分，有甚多僅有寥寥數語；連可考之基本資料均付之闕如者，亦不在少數。³

由此可見，《全明詞》無論在蒐集、選擇版本、編整及標點等過程中，均有問題，然因本書屬於「全編」類詞籍，使用極為方便，一經出版，學者多用為研究之基本素材，歷代刻本、鈔本或因難以獲見，或因缺乏標點，反而乏人問津。故文本之精確與否，對於學者研究成果影響極大。本文重點，是以明末清初人陸嘉淑及其弟陸宏定、其父陸鈺為例，針對此書收錄資料之舛誤詳予論述，以顯示訂補《全明詞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。

³ 筆者曾就以上九點詳舉例證，見拙作〈全明詞訂補舉隅〉，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：《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2005年7月），頁349-394。

二

2

陸氏父子生平及作品綜述

陸鈺，又名蓋誼，字忠夫，又字真如，晚號退菴。浙江海寧人。明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）舉人。遭逢甲申之變，未幾絕食而卒。其著作皆燼於火，無復留存。

陸嘉淑，字孝可，後更名冰修，號射山，晚號辛齋，明諸生，為陸鈺之子。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庚申（1620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（1689），年七十⁴。有《辛齋遺稿》、《陸射山詩鈔》、《射山詩餘》等傳世。

陸宏定，字紫度，號輪山⁵。陸鈺次子，嘉淑之弟。生於明崇禎二年（1629），卒年不詳。有《凭西閣長短句》、《寧遠堂集》等傳世。

嘉淑、宏定兄弟於明末清初士林中素孚名望，加以著述繁富，當時即有「冰輪二陸」之美譽。明亡後，其父絕食而卒，兄弟二人亦絕意仕進，貞風亮節，名重一時。然因著作多未刊刻，或已刻而未能印行⁶，故後世聲名不彰。唯是歷代傳鈔者眾，故版本甚為

⁴ 此據陸霽堂重編稿本《辛齋遺稿》中所錄年譜。該年譜為王簡可原編，崔以學補輯，管庭芬校正。《全明詞》謂其生於明泰昌元年（1620），卒於清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，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（見第5冊，頁2597）。《順康卷》謂其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（1619），則非是（見第1冊，頁506）。

⁵ 陸宏定之名及號均有異說。就前者言，一般多作「陸宏定」，筆者所見諸本皆如是，然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則作「陸弘定」。查李靈年、楊忠主編《清人別集總目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）及柯愈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著錄陸氏詩集，亦稱之為「陸弘定」，應是所見如此。筆者曾據《凭西閣長短句》〈少年遊〉（野塘花發昔年香）一闕詞題下之「懋案」，考定此本抄錄時，已當乾隆之世，疑陸氏本名「弘定」，後人避乾隆之諱，改作「宏定」。至於後者，則多有作「綸山」者，然《兩浙輶軒錄》、《海寧縣志·文苑傳》等俱作「輪山」。按：陸氏兄弟當時即有「冰輪二陸」之美譽，各書所引均作「輪」，故應以作「輪山」為是。詳見拙作〈陸宏定詞輯校〉所考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16卷第2期，2006年6月，頁119-151。

⁶ 以陸嘉淑來說，其著作據《海昌藝文志》所錄，有《三頌解》五卷、《藩鎮錄》一卷、《陸氏本支宗譜》二卷、《集異錄》一卷、《景行錄》四卷、《書訓》五卷、《亡友錄》、《史論》一卷、《續史論》一卷、《同社詩鈔》、《須雲閣宋詩評》二卷、《詩雅》六卷、《辛齋遺稿》二十卷、《辛齋詩話》、《問豫堂文鈔》十二卷、《須雲閣詞》二卷、《北遊日記》一卷等多種。除嘉慶年間張伯魁曾刻《射山詩選》，近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又將《北遊日記》收入《古籍珍本遊記叢刊》，而《辛齋遺稿》曾刻而未印外，餘皆未見刊行。



複雜。茲為敘述方便，先略述二人詞作之版本源流。

陸嘉淑之作品有全集，有詩、詞別集，其中詞作部分傳世者，有《辛齋詩餘》、《須雲閣詞鈔》、《射山詩餘》及《射山詩鈔》所附詩餘等名目，各本互有同異。爰就所知，略敘其梗概於下：

（一）《辛齋遺稿》

此為陸嘉淑全集，筆者所見有二，均藏於上海圖書館。其一為道光十三年癸巳（1833）海昌蔣氏別下齋刻《辛齋遺稿》。此書署「邑後學蔣光煦編，海鹽崔以學／張森書同編」，扉頁題「道光癸巳冬日鐫」，卷前有陳文述序及查繼佐〈帶星堂二集敘〉，又有作者自撰〈題帶星堂詩〉、〈自序帶星堂詩〉、〈再題帶星堂詩〉及〈燕臺剩稿隨錄序〉四文，其後又有蔣光煦〈後序〉及蔣撰〈例言〉。正文部分共二十卷，其中卷十三至十六已佚，經其邑人費寅補輯，唯「卷十六」後被併入卷十五，故仍缺卷十六。其卷二十即為「詩餘」，共收詞九十一首。

其二即為民國陸靄堂重編《辛齋遺稿》稿本，包括《辛齋遺稿》二十卷（後附〈辛齋詩鈔補遺〉三頁）、《須雲閣詞鈔》一卷、《射山詩餘》一卷及《陸辛齋先生年譜》一卷，另有總目（後附待補資料）及卷首各一冊。《射山詩餘》版心有「靜得樓鈔本」字樣，年譜則署「海寧王簡可紫溪原編／海鹽崔以學蒼雨補輯／海寧管庭芬芷湘校正」⁷。此書卷首錄《海寧縣志·文苑傳》及〈海昌藝文志〉中陸嘉淑相關資料，序跋部分除蔣刻本所收者外，尚有董奕瑄〈文園集序〉、吳騫〈陸辛齋先生遺集序〉、周勳懋〈陸射山先生全集後跋〉、張伯魁〈海鹽張刻射山詩鈔跋〉、管庭芬〈舊鈔陸射山先生五古七古詩跋〉等，其後又附鈔筆記中陸嘉淑相關事蹟多則，對了解陸氏生平事蹟頗有助益。陸靄堂即陸慶楹⁸，此書歷經多人整理，筆跡不一，其中具名可資辨識者，除陸靄堂外，尚有管元耀、管庭芬等人。

⁷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《陸辛齋先生年譜擬稿》一部，為王簡可編，崔以學補輯，管庭芬校。近年收入《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88年）第75冊，頁347-386。此書卷前鐫有管氏印章，且正文與陸靄堂本無別，僅批注有異，或即是陸氏所據以抄錄之底本。

⁸ 陸慶楹，清末民初人，籍貫浙江海寧。字靄堂，號艾園，書法家。與唐駝友篤，早年曾為幕僚，久居杭州，後到上海，以賣字為生。今尚傳其書法楹聯，上款為「楨良先生雅教」，下款為「己卯（1939年）初秋陸慶楹艾園居士，時辟兵海上」。鈐印有：「慶楹之印」、「靄堂金石長壽」、「金石同壽」等。

綜合上述二書所載，可知陸嘉淑原撰有《帶星堂集》，皆中年以前所作，後板燬於火，故鮮有流傳⁹。唯其作品廣受傳誦，傳鈔者眾，有所謂十家之本，包括周本、查本等¹⁰，同邑王簡可曾輯此十家之本，又廣蒐中年以後作品，為編遺集，凡古近體三千餘首，定為十八卷，詩餘一卷，雜文一卷，冠以年譜二卷，唯並未刊行。其後蔣光照復蒐得陸嘉淑《未申集》及《丙辰稿》¹¹，乃以王輯本為底，參校諸本，補脫訂譌，並整理分體為十九卷，詩餘一卷，名為《辛齋遺稿》，於道光十三年付梓；由於雜文篇什寥寥，年譜又未經詳覈深考，均未刊入。此書刻版以後，即「中以蜚語」，遂未印行，僅具樣本以備校勘，洪、楊之役，此板亦燬於戰火¹²。上圖所藏之別下齋刻本《辛齋遺稿》，其上尚多墨丁，除卷十三至十五為費寅補輯外，卷三、六、九、十二及二十之末，均有「邑後學費寅補校」字樣，當即此劫後所遺之校樣。民國初年，陸氏宗屬陸靄堂廣事蒐羅，詳加校勘，費寅即以此校樣及王簡可原編、崔以學補輯之年譜持贈，靄堂重編稿本後有費寅跋，記其始末甚詳：

右陸辛齋先生年譜，為吾峽王簡可紫溪原編，海鹽崔以學蒼雨補輯手寫之稿，有管庭芬芷湘校字及藏印，又有「文蓀讀過」朱記，曾得楊先生二牘，錄附卷末，以見前輩嗜古之篤，亦一重翰墨緣也。《辛齋遺稿》

⁹ 蔣光照《辛齋遺稿·例言》謂陸嘉淑：「效梅聖俞日課一詩，故生平吟稿不下萬首，刊於順治丁亥者曰《帶星堂集》，皆中年以前之作，查孝廉方舟敘之，未幾，板燬於火，流傳絕少。」

¹⁰ 《辛齋遺稿·例言》云：「王氏原輯據十家本，十家者：《書華草》、《卮言》、《未申集》三種抄之周前輩松靄，曰周本；自順治丁酉迄康熙癸卯凡二冊，得之查編修初白，後人曰查本；又《燕臺賸稿》則許明府竹嶼鎮所藏，明府陸氏所自出也，曰許本；其曰吳本，則吳公樵微所錄；曰陸本、曰世藏本，則先生從曾孫培翁坤所藏；以及《辰巳集》劉、陳、蔣氏諸本，凡九家；益以海鹽張徵君燕昌所寄，為十家。」

¹¹ 《辛齋遺稿·例言》云：「王氏蒐采雖廣，第經數寫，魚魯滋多，照三餘之暇頗加考索，復於友人處得先生手稿《未申集》，有陳稽留、張秦亭兩先生評點，以較王本，間有異同，又從張君森書假得先生《丙辰稿》，為王氏所未見，補脫訂譌，如獲鴻寶。」

¹² 靄堂重編本內附有管元耀所書一紙云：「詩稿刊成後，或中以蜚語，遂不印行，唯印成樣本以備校勘，洪、楊之役，此板遂燬於火。劫而又劫，先生之遇亦云酷矣。」又徐鴻釐《海上舊聞》亦云：「（陸嘉淑）著作甚富，而屢經患難，致遭散佚。今傳鈔詩集皆非足本，……唯東湖蔣生沐廣文光照，收得《帶星堂集》手稿二十卷，洵稱全璧，惜付梓後，恐中有觸諱語，未及印行；庚申之亂，別下齋群籍盡遭寇燬，非特此板為六丁收去，即原本亦付劫灰，遂不可復見矣。」

二十卷別下齋刊未印行，即燬於火，僅獲睹校樣五冊，已佚其一，為蒐錄二百餘首補之。今其宗裔霽堂先生擬加搜補，梓以傳遠，而年譜蔣刻所無，堪以列諸卷首，因併貽之，……鈔校一過，書此志幸，時乙丑春季里後學費寅復齋謹跋。¹³

霽堂本詩作後附〈辛齋詩鈔補遺〉三頁，為刻本所無，詞作部分則有《須雲閣詞鈔》¹⁴及《射山詩餘》二種。《須雲閣詞鈔》共收詞一百零八首，其中可分為兩部分，第一部分其實與刻本《辛齋詩餘》同，唯於第三頁〈浪淘沙〉（翠鏡壓珠奩）一首後浮貼一紙，鈔寫錄自蕙風移之〈浪淘沙〉（松徑掛斜暉）、〈高閣俯行雲〉二首¹⁵，故增為九十三首，實則此二詞已見錄於霽堂鈔本《射山詩餘》中。扣除此二首，仍為九十一首。第九十四首〈意難忘〉（且勿高歌）以後為第二部分，天頭上有「以下均補輯」五字，共十五首，唯是此十五首已見收於《射山詩餘》中。《射山詩餘》原收詞三十九首，管元耀於其後又補輯〈天仙子〉（不用渠渠營夏屋）一首，故成四十首，唯此首亦已收入《須雲閣詞鈔》中。

（二）《射山詩餘》

此為別集。除上文所述陸霽堂重編稿本《辛齋遺稿》中有鈔本《射山詩餘》一種外，筆者知見者尚有三種：況周頤《蕙風詞話》曾提及一舊鈔本二陸詞，其中即包括《射山詩餘》一卷，此書後贈與趙尊嶽，原書下落不明，唯《惜陰堂彙刻明詞》本（下文簡稱趙本）之《射山詩餘》，即趙氏據此刊刻者¹⁶。另筆者多年前於上圖，亦曾尋獲一周氏種松書塾鈔本二陸詞，其中即有《陸射山詩餘》一種，無論內容、形式均與趙本一致，縱非況氏原本，至少亦屬同源。二者均收詞三十九首。

¹³ 柯愈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引費寅此跋，並云：「別下齋為海寧蔣光照室名，據此知蔣刻本僅存校樣，今不可見。」見頁139。按：蔣刻本校樣應即此本。唯此書除費寅校改外，尚有管元耀之校語，知其後又經他人整理，然已難細分。

¹⁴ 霽堂重編本附吳騫《興陽叢筆》云：「陸冰脩先生家於洛塘，有樓曰蜜香，藏書萬卷；閣曰須雲，貯法書名畫。」

¹⁵ 紙上注云：「此二闕從友人借得況氏蕙風移鈔本錄出，玩其詞意，亦係贈人之作。艾園謹注。」當為陸霽堂所貼。

¹⁶ 趙氏所輯《惜陰堂彙刻明詞》，又稱《惜陰堂明詞叢書》，於出版過程中毀於戰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2年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再校紅印本影印出版，名為《明詞彙刊》。

（三）《陸射山詩鈔》及《射山詩選》

《陸射山詩鈔》為陸嘉淑詩作，部分鈔本詩後附詞。國家圖書館（臺北）藏有《陸射山詩鈔》二種，一著錄「舊鈔本」，一著錄「鈔本」。前者九行，行二十六字，有朱筆圈點校改，無詞；後者十行，行二十四字，詩後附詩餘十六首。二者皆為張乃熊所藏，有「蒞圃／收藏」朱文長方印¹⁷，前者且鈐有「張乃熊」及「芹伯」二印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亦有《陸射山詩鈔》附詩餘十六首一種，為嘉業堂舊藏¹⁸。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、浙江圖書館、中國國家圖書館均有鈔本《射山詩鈔》，後者且藏有二種¹⁹。上海圖書館另有嘉慶十四年張伯魁所刻《射山詩選》一部。該書未附詞，詩後有張氏識語，並附楊芳燦信函一通。柯愈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謂此書為乾隆十四年刻本，唯張氏識語有「歲己巳，捐刊《徽縣志》」等語，《徽縣志》刻於嘉慶十四年，據此，知此「己巳」必非乾隆十四年。

以上諸書，就其版本系統言，分屬《辛齋詩餘》、《射山詩餘》及《射山詩鈔》三大類別，其間同異，可歸納為三點：

（一）陸靄堂重編稿本《須雲閣詞鈔》之前九十一首，基本上即是別下齋刻本《辛齋詩餘》。至九十二首以後，包括自蕙風彙補錄之二首，及另再補輯之十五首，合共十七首，則與《射山詩餘》重複²⁰。

（二）周氏種松書塾鈔本、陸靄堂重編稿本及趙本《射山詩餘》，三者均為一卷，原均為三十九首，順序及內容基本亦同。其中有十九首與《辛齋詩餘》重複，靄堂本因管元耀補輯一首，成為四十首，唯此首亦收於《辛齋詩餘》中，故重複者則有二十首。

（三）《射山詩鈔》後所附詩餘十六首，全部重見於《辛齋詩餘》及《須雲閣詞鈔》。

此外，陸嘉淑順治十四年所撰《北遊日記》中，另有〈蘇幕遮〉（薊門雲）及〈百

¹⁷ 「蒞圃」即張乃熊，與其父張鈞衡、其侄張珩三代均為知名藏書家。

¹⁸ 此書後有同治二年管庭芬跋陸氏五古七古詩一文。管氏又云：「客冬余于石涇徐氏檢得先生所作五律二百餘首，亦多蔣本所無，知先生吟詠甚富，其散佚者不少矣。又記。」

¹⁹ 此數種據柯愈春：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，頁139。

²⁰ 按：《須雲閣詞鈔》即是《辛齋詩餘》，《辛齋遺稿》當初由別下齋刊刻時，此卷附於詩後，列為卷二十，並無專名，學界因通稱為《辛齋詩餘》。陸靄堂重編《辛齋遺稿》，所據底本即此，稱之為《須雲閣詞鈔》，必有所本。故二名一為通稱，一為專名，其始實即一種。爾後另補輯十七首，已非原始面貌。



字令〉（靈車縹緲）二闕²¹，各本均失收，可見其零篇佚詞散見諸書者，仍所在多有。

至於陸宏定之著作，據周氏種松書塾鈔本所附小傳及《清詩紀事初編》所云，已刻者有《一草堂稿》及《爰始樓詩刪》，未刻者有《寧遠堂詩集》。《一草堂稿》是順治二年至四年之作，為初稿，《爰始樓詩刪》乃是十年後增益新作刪定者。柯愈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云：

《寧遠堂詩集四卷》，陸弘定撰。弘定生於崇禎二年（1629），卒年不詳。字紫度，號綸山，又字蓬叟，號東濱，浙江海寧人。兄嘉淑，字冰修，有「冰綸二陸」之稱。初刻《一草堂稿》，為順治二年至四年之詩。後益以新作，編為《爰始樓詩刪》，原不分卷，按其分體可作九卷，詩凡三百首，止於順治十四年，朱一是、陸圻為之刪定，並撰序，集約順治間刻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。《陸氏宗乘》云：「先生初有《爰始樓集》、《一草堂詩》等目，晚自刪定為《寧遠堂詩稿》。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，題《寧遠堂詩集》，不分卷。有《丁酉初度》詩云：「青春遭變亂，二十九年中。」則明亡時宏定年纔十四。浙江圖書館藏《寧遠堂詩集》四卷，清鈔本。²²

據此，則是其後又將《爰始樓詩刪》再予刪定，而成為《寧遠堂詩集》。李靈年、楊忠主編《清人別集總目》，亦謂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清鈔本《寧遠堂詩集不分卷》，另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則藏有順治刻本《爰始樓詩刪》八卷²³。

上列諸書個人均未寓目；然筆者曾見國家圖書館（臺北）藏有另一部鈔本《寧遠堂集》，著錄為舊鈔本，十行，行二十字。該書封面題《陸輪山先生詩稿》，正文卷端則題《寧遠堂集》，內容均為詩，未附詞。此書有「苕園／收藏」朱文長方印，亦出張乃熊，

²¹ 此日記後有管庭芬跋，云：「此冰脩先生自四月由水陸入都，六月即束裝南旋之日記也。余從方外友六舟所藏手稿錄得，惜不冠以歲紀。頃得崔君蒼雨所輯年譜攷之，乃順治十四年丁酉所筆，時先生年三十八，密香樓既災之二年也。」其中五月二十一日云：「又與胤倩調寄〈蘇幕遮〉，云……」五月二十九日云：「是日和胤倩謁謝公緒祠調寄〈百字令〉……」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：《古籍珍本游記叢刊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3年），第六冊，頁3057-3092。

²² 見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，頁206。

²³ 見《清人別集總目》卷2，頁1212。